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論語集註纂箋卷九

元 詹道傳 撰

陽貨第十七

凡二十六章

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歸孔子豚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諸塗歸如字一作饋

陽貨季氏家臣名虎嘗囚季桓子而專國政定五年季平子卒既葬陽虎囚季桓子六年虎盟公及三桓於周社七年齊人歸鄆陽關虎居之以為政欲令平聲

孔子來見已而孔子不往貨以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故瞰（苦濫反）孔子之亡而歸之豚欲令孔子來拜而見之也

謂孔子曰來予與爾言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孔子曰諾吾將仕矣（好亟知並去聲）

懷寶迷邦謂懷藏道德不救國之迷亂亟數（音朔）也失時謂不及事幾（平聲）之會將者且然而未必之辭貨語

皆譏孔子而諷使速仕孔子固未嘗如此而亦非不欲仕也但不仕於貨耳故直據理荅之不復與辯扶又反若不諭其意者○陽貨之欲見孔子雖其善意然不過欲使助己為亂耳故孔子不見者義也其往拜者禮也必時其亡而往者欲其稱去聲也遇諸塗而不避者不終絶也隨問而對者理之直也對而不辯者言之遜去聲而亦無所詘與屈同也楊氏曰揚雄謂孔子於陽貨也敬所不敬為去聲詘身以信與伸同道非知孔

子者揚子法言五百篇或問聖人有詘乎曰仲尼於南子所不欲見也於陽虎所不欲敬也見所不見敬所不敬不詘如何或曰衛靈公問陳則何以不詘曰詘身將以信道也如詘道而信身雖天下不可為也蓋道外無身身外無道身詘矣而可以信道吾未之信如字也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

此所謂性兼氣質而言者也氣質之性固有美惡之不同矣然以其初而言則皆不甚相遠也但習於善則善習於惡則惡於是始相遠耳○程子曰此言氣

質之性非言性之本也若言其本則性即是理理無不善孟子之言性善是也何相近之有哉

○子曰唯上知與下愚不移知去聲

此承上章而言人之氣質相近之中又有美惡一定而非習之所能移者○程子曰人性本善有不可移者何也語其性則皆善也語其才則有下愚之不移所謂下愚有二焉自暴自棄也人苟以善自治則無不可移雖昏愚之至皆可漸子廉反磨而進也惟自暴

者拒之以不信自棄者絶之以不為雖聖人與居不能化而入也仲尼之所謂下愚也然其質非必昏且愚也往往強戾而才力有過人者商辛是也史記帝乙之子辛即帝紂資辯捷疾聞見甚敏材力過人手格猛獸聖人以其自絶於善謂之下愚然考其歸則誠愚也或曰此與上章當合為一子曰二字蓋衍延面反文耳

○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

弦琴瑟也時子游為武城宰以禮樂為教故邑人皆

弦歌也

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莞華版反焉於虔反

莞爾小笑貌蓋喜之也因言其治小邑何必用此大道也

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易去聲

君子小人以位言之子游所稱蓋夫子之常言言君子小人皆不可以不學故武城雖小亦必敎以禮樂

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

嘉子游之篤信又以解門人之惑也○治有大小而其治之必用禮樂則其為道一也但衆人多不能用而子游獨行之故夫子驟聞而深喜之因反其言以戲之而子游以正對故復扶又反是其言而自實其戲也

○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

弗擾季氏宰與陽虎共執桓子據邑以叛與畔同○箋見第十

六篇金氏曰定五年弗擾為費宰與陽虎共執桓子虎敗出奔弗擾據邑以叛至十二年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率費人以襲魯國人敗諸姑蔑二子奔齊

子路不說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說音悅

末無也言道既不行無所往矣何必公山氏之往乎

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夫音扶

豈徒哉言必用我也為東周言興周道於東方○程子曰聖人以天下無不可為之事亦無不可改過之

人故欲往然而終不往者知其必不能改故也

○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為仁矣請問之曰恭寛信敏惠恭則不侮寛則得衆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

行是五者則心存而理得矣於天下言無適而不然猶所謂雖之夷狄不可棄者五者之目蓋因子張所不足而言耳任倚仗也又言其效如此○張敬夫曰能行此五者於天下則其心公平而周徧可知矣然

恭其本與李氏曰此章與六言六蔽五美四惡之類皆與前後文體大不相似

○佛肸召子欲往佛音弼肸許密反

佛肸晉大夫趙氏之中牟宰也中牟在相州蕩陰縣史記佛肸為中牟宰趙簡子攻范中行氏伐中牟佛肸叛

子路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於其身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

子路恐佛肸之浼音每夫子故問此以止夫子之行親

猶自也不入不入其黨也

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磷力刃反涅乃結反

磷薄也涅染皁物齊氏曰涅水中黑土今江東皁泥言人之不善不能浼己楊氏曰磨不磷涅不緇而後無可無不可堅白不足而欲自試於磨涅其不磷緇也者幾希

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焉於虔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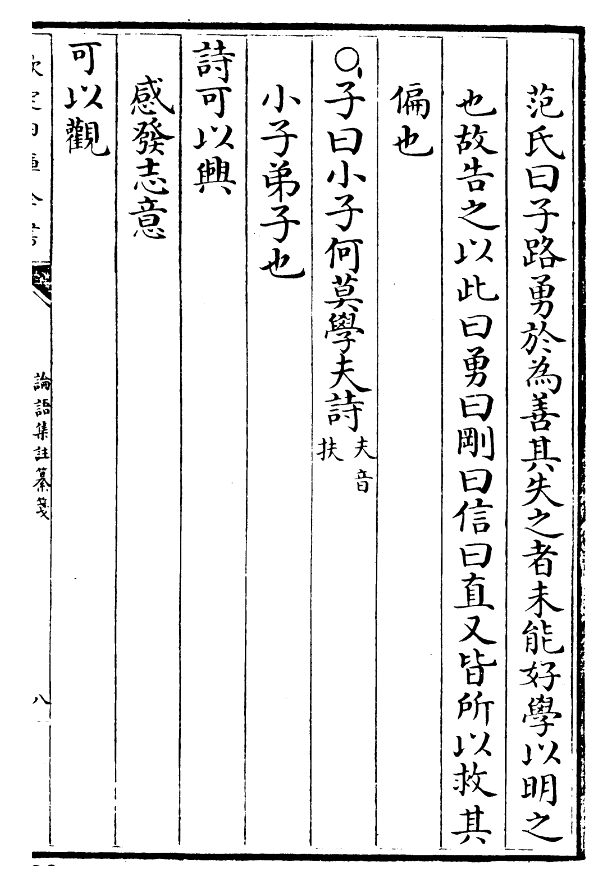
匏瓠音互也匏瓜繫於一處而不能飲食人則不如是

也○張敬夫曰子路昔者之所聞君子守身之常法
夫子今日之所言聖人體道之大權也然夫子於公
山佛肸之召皆欲往者以天下無不可變之人無不
可爲之事也其卒不往者知其人之終不可變而事
之終不可爲耳一則生物之仁一則知人之智也
○子曰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對曰未也女音汝下同
蔽遮掩也
居吾語女語去聲

禮君子問更平聲端則起而對出記曲禮故夫子諭子路使還坐而告之

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好知並去聲

六言皆美德然徒好之而不學以明其理則各有所蔽愚若可陷可罔之類蕩謂窮高極廣而無所止賊謂傷害於物勇者剛之發剛者勇之體狂躁率也○



范氏曰子路勇於為善其失之者未能好學以明之也故告之以此曰勇曰剛曰信曰直又皆所以救其偏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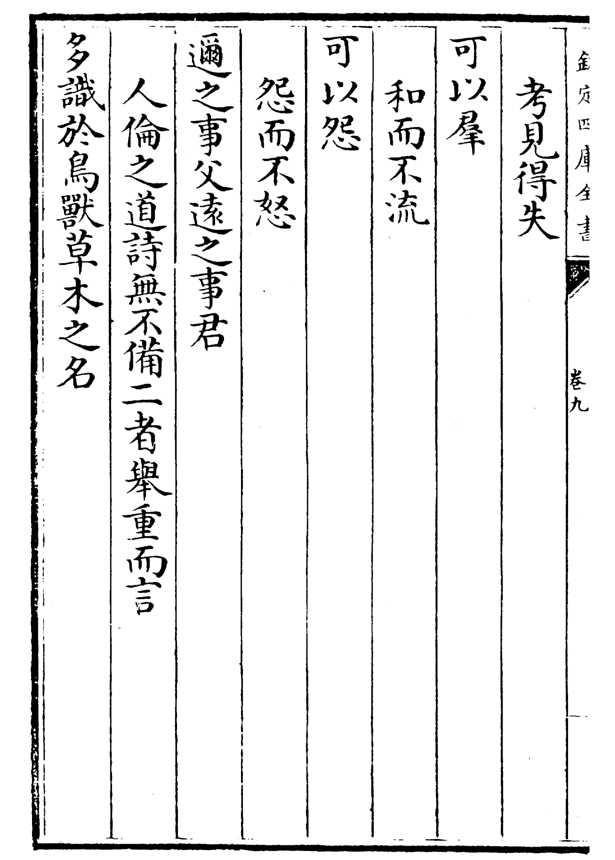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夫音扶

小子弟子也

詩可以興

感發志意

可以觀


考見得失

可以羣

和而不流

可以怨

怨而不怒

邇之事父遠之事君

人倫之道詩無不備二者舉重而言

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

其緒餘又足以資多識○學詩之法此章盡之讀是經者所宜盡心也

○子謂伯魚曰女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女音汝與平聲

為猶學也周南召實照反南詩首篇名所言皆修身齊家之事正牆面而立言即其至近之地而一物無所見一步不可行

○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

敬而將之以玉帛則為禮和而發之以鐘鼓則為樂遺其本而專事其末則豈禮樂之謂哉○程子曰禮只是一箇序樂只是一箇和只此兩字含蓄多少義理天下無一物無禮樂且如置此兩椅一不正便是無序無序便乖乖便不和又如盜賊至為不道然亦有禮樂蓋必有總屬必相聽順乃能為盜不然則叛亂無統不能一日相聚而為盜也禮樂無處無之學者要須識得

○子曰色厲而内荏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荏而審反與平聲

厲威嚴也荏柔弱也小人細民也穿穿壁窬踰牆言其無實盜名而常畏人知也

○子曰鄉原德之賊也

鄉者鄙俗之意原與愿同荀子原慤註讀作愿是也

鄉原鄉人之愿者也蓋其同流合汙以媚於世故在鄉人之中獨以愿稱夫子以其似荀子正論篇上端誠則下原慤矣

德非德而反亂乎德故以為德之賊而深惡烏故反之

詳見孟子末篇

○子曰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

雖聞善言不為己有是自棄其德也○王氏曰君子多識音志前言往行去聲以畜勑六反其德此易大畜卦大象傳辭道聽塗說則棄之矣

○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與平聲

鄙夫庸惡陋劣之稱

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

何氏曰患得之謂患不能得之

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

小則吮（徂兖反）癰舐（神紙反）（以舌取物也）痔（直理反）大則弑父與君皆生於患失而已（莊子列御寇篇秦王有病召醫破癰潰痤者得車一乘舐痔者得車五乘所治愈下得車愈多）○胡氏曰許昌靳（居覲反）裁之有言曰（金氏曰胡文定因靳裁之聞程子之學）士之品大槩有三志於道德者功名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功名者富貴不足以累

其心志於富貴而已者則亦無所不至矣志於富貴即孔子所謂鄙夫也

○子曰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亡與無通

氣失其平則為疾故氣稟之偏者亦謂之疾昔所謂疾今亦亡之傷俗之益偷也

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蕩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詐而已矣

狂者志願太高肆謂不拘小節蕩則踰大閑矣矜者

持守太嚴廉謂稜角峭_{與峭同}厲忿戾則至於爭矣愚者暗昧不明直謂徑行自遂詐則挾私妄作矣○范氏曰末世滋偽豈惟賢者不如古哉民性之蔽亦與古人異矣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重出

○子曰惡紫之奪朱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惡利口之覆邦家者_{惡去聲覆芳服反}

朱正色紫間去聲色雅正也利口捷給覆傾敗也○范氏曰天下之理正而勝者常少不正而勝者常多聖人所以惡之也利口之人以是為非以非為是以賢為不肖以不肖為賢人君苟悅而信之則國家之覆也不難矣

○子曰予欲無言

學者多以言語觀聖人而不察其天理流行之實有不待言而著者是以徒得其言而不得其所以言故

夫子發此以警之

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

子貢正以言語觀聖人者故疑而問之

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四時行百物生莫非天理發見形甸反流行之實不待言而可見如字聖人一動一靜莫非妙道精義之發亦天而已豈待言而顯哉此亦開示子貢之切惜乎其終不喻也○程子曰孔子之道譬如日星之明猶患

門人未能盡曉故曰予欲無言若顏子則便默識如字其他則未免疑問故曰小子何述又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則可謂至明白矣愚按此與前篇無隱之意相發學者詳之

○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將命者出戶取瑟而歌使之聞之

孺悲魯人嘗學士喪禮於孔子記雜記恤由之喪魯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學士喪禮士喪禮於是乎書當是時必有以得罪者故辭以疾而

又使知其非疾以警教之也程子曰此孟子所謂不屑之教誨所以深教之也

○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期音朞下同

期周年也

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

恐居喪不習而崩壞也

舊穀既没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鑽祖官反

没盡也升登也燧取火之木也改火春取楡柳之火

夏取棗杏之火秋取柞楢音作之由火冬取槐檀之火亦一年而周也周禮夏官司爟古喚反掌行火之政令四時變國火以救時疾注行猶用也變猶易也鄒子曰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楢之火冬取槐檀之火　已止也言期年則天運一周時物皆變喪至此可止也尹氏曰短喪之説下愚且恥言之宰我親學聖人之門而以是為問者有所疑於心而不敢強上聲焉爾

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曰安夫音扶下同衣去聲女音汝下同

禮父母之喪既殯食粥麤衰音催既葬疏平聲食音嗣水飲受以成布期音基而小祥始食菜果練冠縓取絹反緣去聲要平聲絰音迭不除無食稻衣錦之理夫子欲宰我反求諸心自得其所以不忍者故問之以此而宰我不察也

記間傳父母之喪既殯食粥朝一溢米莫一溢水齊衰之喪疏食水飲不食菜果大功之喪不食醯醬小功緦麻不飲醴酒父母之喪既虞卒哭疏食水飲不食菜果期而小祥食菜果又期而大祥食醯醬中月而禫禫而飲醴酒始飲酒者先飲醴酒始食肉者先食乾肉注云二十兩為一鎰○通志云稻有粳糯之種古人謂糯為稻本草所謂稻米者今之糯米

女安則為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為也今女安則為之樂上如字下音洛

此夫子之言也旨亦甘也初言女安則為之絶之之辭又發其不忍之端以警其不察而再言女安則為之以深責之

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

宰我既出夫子懼其眞以爲可安而遂行之故深探其本而斥之言由其不仁故愛親之薄如此也懷他覃反抱也又言君子所以不忍於親而喪必三年之故使之聞之或能反求而終得其本心也○范氏曰喪雖止於三年然賢者之情則無窮也特以聖人爲之中制而不敢過故必俯而就之非以三年之喪爲足以報其親也所謂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特以責宰我之無恩欲其有以跂其至反而及之耳記三年問君子三年

之喪二十五月而畢若駟之過隙然而遂之是無窮也故先王為之中制○檀弓子思曰先王之制禮過之者俯而就之不至焉者跂而及之故君子執親之喪水漿不入口者二日杖而後能起

○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奕者乎為之猶賢乎已

博局戲也奕圍棊也博說文作簙局戲也六箸十二棊也古烏曹作簙說文弈從二十言竦兩手而執之圍棊謂之弈已止也李氏曰聖人非教人博弈也所以甚言無所用心之不可爾

○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義以為上君子有勇而無義為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為盜

尚上之也君子為亂小人為盜皆以位而言者也尹氏曰義以為尚則其為勇也大矣子路好去聲勇故夫子以此救其失也胡氏曰疑此子路初見孔子時問荅也

○子貢曰君子亦有惡乎子曰有惡惡稱人之惡者惡居下流而訕上者惡勇而無禮者惡果敢而窒者惡去聲下

同唯惡者之惡如字訕所諫反

訕謗毁也窒不通也稱人惡則無仁厚之意下訕上則無忠敬之心勇無禮則為亂果而窒則妄作故夫子惡之

曰賜也亦有惡乎惡徼以為知者惡不孫以為勇者惡訐以為直者徼古堯反知孫並去聲訐居謁反

惡徼以下子貢之言也徼伺音笥察也訐謂攻發人之陰私○楊氏曰仁者無不愛則君子疑若無惡矣子

貢之有是心也故問焉以質其是非侯氏曰聖賢之所惡如此所謂惟仁者能惡人也

○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近孫遠並去聲

此小人亦謂僕隷下人也君子之於臣妾莊以涖之慈以畜許六反之則無二者之患矣

○子曰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惡去聲

四十成德之時見惡於人則止於此而已勉人及時

遷善改過也蘇氏曰此亦有為去聲下同而言不知其為誰也

微子第十八

此篇多記聖賢之出處上聲凡十一章

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

微箕二國名子爵也微子紂庶兄箕子比干紂諸父微子見紂無道去之以存宗祀箕子比干皆諫紂殺比干囚箕子以為奴箕子因佯音羊狂而受辱史記宋世家微

子者殷帝乙之首子而紂之庶兄也紂既立不明淫亂於政微子數諫不聽度終不可諫遂亡箕子者紂親戚也紂淫泆箕子諫不聽乃被髮佯狂而為奴王子比干者亦紂之親戚也見箕子諫不聽而為奴則曰君有過而不以死爭則百姓何辜乃直言諫紂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遂殺比干刳視其心微子曰父有過三諫不聽則隨而號之人臣三諫不聽則其義可以去矣遂行武王伐紂克殷微子乃持其祭器造軍門於是武王乃釋微子復其位如故

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三人之行（去聲）不同而同出於至誠惻怛（當葛反）之意故不咈乎愛之理而有以全其心之德也楊氏曰此三

人者各得其本心故同謂之仁

○柳下惠為士師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三去聲馬於虔反

士師獄官舜命皋陶汝作士士之名始見於刑官周禮秋官司寇之屬有士師之職刑官曰士其長曰師故士師之下有鄉士遂士縣士方士訝士皆掌獄詞者黜退也柳下惠三黜不去而其辭氣雍容如此可謂和矣然其不能枉道之意則有確乎其不可拔者是則所謂必以其道

而不自失焉者也○胡氏曰此必有孔子斷丁亂反之之言而亡之矣

○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閒待之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

魯三卿季氏最貴孟氏為下卿孔子去之事見世家

史記世家魯昭公為季平子所逐處乾侯魯亂孔子適齊為高昭子家臣通乎景公景公將以尼谿之田封孔子晏嬰不可而止他日景公止孔子曰奉子以季氏吾不能以季孟之閒待之齊大夫欲害孔子孔子聞之景公曰吾老矣弗能用也孔子遂行反乎魯然此言必非面語音御孔子蓋

自以告其臣而孔子聞之爾○程子曰季氏強臣君待之之禮極隆然非所以待孔子也以季孟之閒待之則禮亦至矣然復扶又反曰吾老矣不能用也故孔子去之蓋不繫待之輕重特以不用而去爾

○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歸如字或作饋朝音潮

季桓子魯大夫名斯按史記定公十四年孔子為魯司寇攝行相去聲事齊人懼歸女樂以沮在呂反之史記世家

定公以孔子為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則之由中都宰為司空由司空為大司寇定公十四年由大司寇攝行相事於是誅魯大夫亂政者少正卯與聞國政三月魯國大治齊人聞而懼曰孔子為政必霸霸則吾地近焉我為之先并矣盍致地焉犂鉏曰請先嘗沮之沮之不可則致地庸遲乎於是選齊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文馬三十駟遺魯君陳女樂文馬於魯城南門外季桓子卒受齊女樂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膰俎於大夫孔子遂行○又見孟子告子下集註

尹氏曰受女樂而怠於政事如此其簡賢棄禮不足與有為可知矣夫子所以行也所謂見幾平聲而作不俟終日者與此引易繫辭之語○范氏曰此篇記仁賢之出處上聲而折中以

聖人之行（去聲）所以明中庸之道也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

接輿楚人佯狂避世（邢氏曰接輿姓陸名通昭王時佯狂不仕時人謂之楚狂）夫子時將適楚故接輿歌而過其車前也鳳有道則見（形甸反）無道則隱接輿以比孔子而譏其不能隱為德衰也來者可追言及今尚可隱去已止也而語助辭殆危也接輿蓋知尊夫子而趨（去聲）不同者也

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辟之不得與之言辟去聲

孔子下車蓋欲告之以出處上聲之意接輿自以為是故不欲聞而辟之也

○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沮七余反溺乃立反

二人隱者耦並耕也新定顧氏曰古未用牛耕易只言服牛乘馬引重致遠最可考者古人於蜡祭迎貓迎虎凡有功於田者無不報祭獨不及牛可見古未知以牛耕自漢以來方有賣刀買犢之說時孔子自楚反乎蔡史記魯哀公三年孔子年六十矣明年孔子自陳遷

于蔡明年孔子自蔡如葉葉公問政問孔子於子路遂去葉反乎蔡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使子路問津焉

津濟渡處

長沮曰夫執輿者為誰子路曰為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是也曰是知津矣夫音扶與平聲

執輿執轡在車也蓋本子路御而執轡今下問津故夫子代之也知津言數音朔周流自知津處

問於桀溺桀溺曰子為誰曰為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與對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而與

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耰而不輟徒與之與

平聲滔吐刀反辟去聲耰音憂

滔滔流而不反之意以猶與也言天下皆亂將誰與變易之而汝也辟人謂孔子辟世桀溺自謂耰覆𩰲救種上聲也亦不告以津處反

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憮音武與如字

憮然猶悵然惜其不喻己意也言所當與同羣者斯

人而已豈可絶人逃世以為潔哉天下若已平治去聲則我無用變易之正為去聲天下無道故欲以道易之耳○程子曰聖人不敢有忘天下之心故其言如此也張子曰聖人之仁不以無道必天下而棄之也

○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蓧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為夫子植其杖而芸

蓧徒弔反　植音值

丈人亦隱者蓧竹器分辨也五穀不分猶言不辨菽

麥爾左成十八年晉使荀罃士魴逆周子于京師而立之生十四年矣周子有兄無慧不能辨菽麥故不可立○傳杏溪九穀考云黍今稷也稷今鮮粟也稻今晚禾也梁今糯粟也豆今黑豆也小豆今菉豆也麻今油麻也苽音孤周官太宰釋云雕胡也王氏曰有言五穀者以五行所屬而言有言九穀者以三農所生而言有言百穀者號其多而言責其不事農業而從師遠遊也

植立之也芸去上聲草也

子路拱而立

知其隱者敬之也

止子路宿殺雞為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

以告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食音嗣見賢徧反

孔子使子路反見之蓋欲告之以君臣之義而丈人意子路必將復扶又反來故先去之以滅其跡亦接輿之意也

子路曰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長上聲

子路述夫子之意如此蓋丈人之接子路甚倨居御反

而子路益恭丈人因見其二子焉則於長幼之節固知其不可廢矣故因其所明以曉之倫序也人之大倫有五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仕所以行君臣之義故雖知道之不行而不可廢然謂之義則事之可否身之去就亦自有不可苟者是以雖不潔身以亂倫亦非忘義以徇祿也福州有國初時寫本路下有反子二字以此為子路反而夫子言之也未知是否朱子嘗為福之同安簿意必自見此寫本

也○范氏曰隱者為高故往而不返仕者為通故溺而不止不與鳥獸同羣則決性命之情以饕音叨富貴莊子駢拇篇不仁之人決性命之情而饕富貴決破壞也貪財曰饕此二者皆惑也是以依乎中庸者為難惟聖人不廢君臣之義而必以其正所以或出或處上聲而終不離去聲於道也

○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少去聲下同

逸遺逸民者無位之稱虞仲即仲雍與泰伯同竄荊蠻者夷逸朱張不見經傳註疏引王弼云朱張字子弓荀卿以比孔子今云不

見經傳何與少連東夷人

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與平聲）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中去聲下同）

柳下惠事見上倫義理之次第也慮思慮也中慮言有意義合人心少連事不可考然記稱其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解（居隘反）朞悲哀三年憂（見記雜記下篇）則行之中慮亦可見矣

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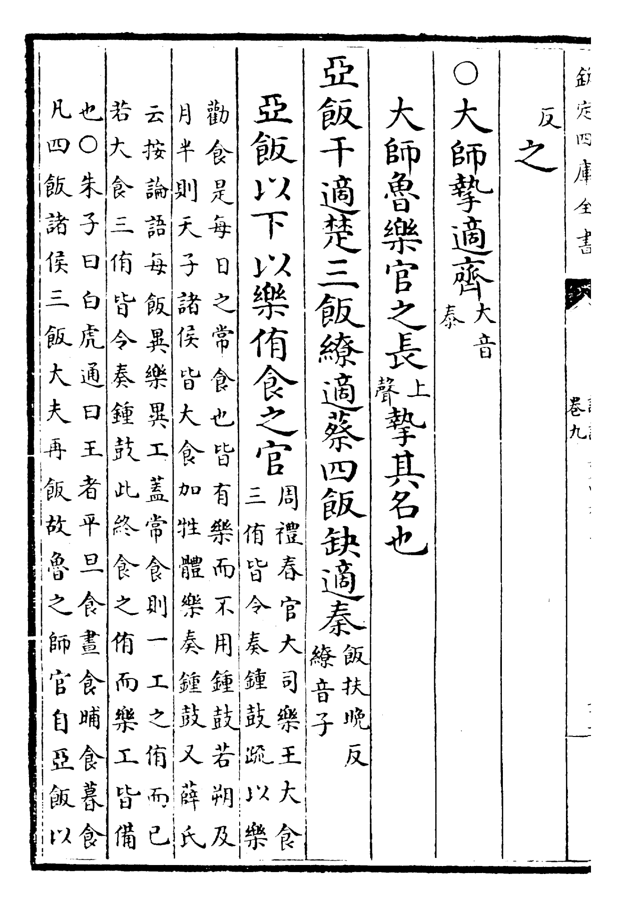
仲雍居吳斷音短髮文身裸力果反以為飾左襄七年子貢謂吳太宰嚭曰泰伯端委以治周禮仲雍嗣之斷髮文身臝以為飾豈禮也哉有由然也隱居獨善合乎道之清放言自廢合乎道之權

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

孟子曰孔子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所謂無可無不可也○謝氏曰七人隱遯不汙則同其立心造行去聲則異伯夷叔齊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蓋已遯世離去聲羣矣下聖人一等

此其最高與柳下惠少連雖降志而不枉己雖辱身而不求合其心有不屑也故言能中倫行能中慮虞仲夷逸隱居放言則言不合先王之法者多矣然清而不汙也權而適宜也與方外之士害義傷教而亂大倫者殊科是以均謂之逸民方外二字本莊子遊方之外謂出乎禮法之外者

尹氏曰七人各守其一節而孔子則無可無不可所以常適其可而異於逸民之徒也揚雄曰觀乎聖人則見賢人是以孟子語夷惠亦必以孔子斷丁亂



反之

○大師摯適齊大音泰

大師魯樂官之長上聲摯其名也

亞飯干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飯扶晩反繚音子

亞飯以下以樂侑食之官周禮春官大司樂王大食三侑皆令奏鐘鼓疏以樂勸食是每日之常食也皆有樂而不用鐘鼓若朔及月半則天子諸侯皆大食加牲體樂奏鐘鼓又薛氏云按論語每飯異樂異工蓋常食則一工之侑而已若大食三侑皆令奏鐘鼓此終食之侑而樂工皆備也○朱子曰白虎通曰王者平旦食晝食晡食暮食凡四飯諸侯三飯大夫再飯故魯之師官自亞飯以

下蓋三飯也 干繚缺皆名也

鼓方叔入於河

鼓擊鼓者方叔名河河內

播鼗武入於漢（鼗徒刀反）

播搖也鼗小鼓兩旁有耳持其柄而搖之則旁耳還

自擊武名也漢漢中

少師陽擊磬襄入於海（少去聲）

少師樂官之佐陽襄二人名襄即孔子所從學琴者

海海島也（史記世家孔子學鼓琴師襄子十日不進師襄子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已習其曲矣未得其數也有間曰已習其數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志也有間曰已習其志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為人也有間曰有所穆然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遠志焉曰丘得其為人黯然而黑頎然而長眼如望羊心如王四國非文王其誰能為此也師襄子避席再拜曰師蓋云文王操也）○此記賢人之隱遁以附前章然未必夫子之言也末章放[上聲]此張子曰周衰樂廢夫子自衛反魯一嘗治之其後伶[音靈]人賤工識樂之正及魯益衰三桓僭妄自大師以下皆知散之四方逾河蹈海以去亂聖人俄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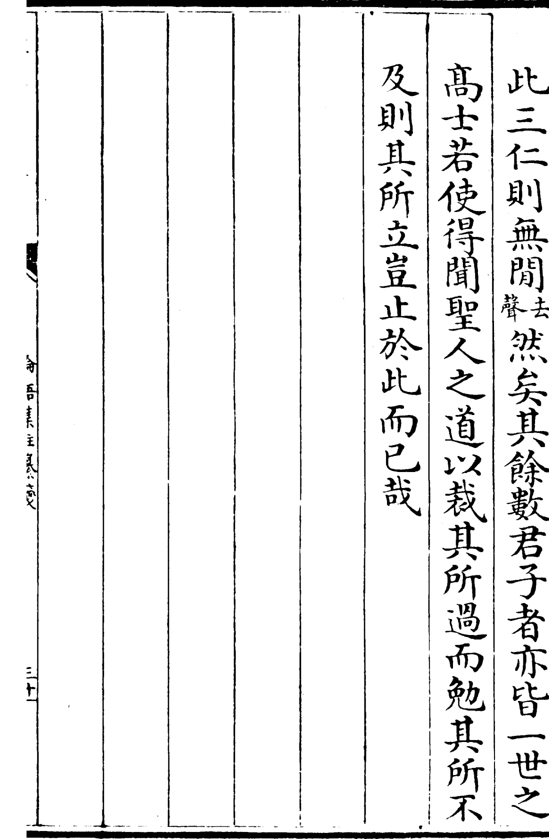
之助功化如此如有用我期月而可豈虛語哉

○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無求備於一人

施陸氏本作弛詩紙反福本同○魯公周公子伯禽也弛遺棄也以用也大臣非其人則去上聲之在其位則不可不用大故謂惡逆李氏曰四者皆君子之事忠厚之至也○胡氏曰此伯禽受封之國周公訓戒之辭魯人傳誦久而不忘也其或夫子嘗與門弟子言

之歟

○周有八士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騧（騧烏瓜反）或曰成王時人（鄭玄說）或曰宣王時人（劉向說）蓋一母四乳而生八子也然不可考矣○張子曰記善人之多也愚按此篇孔子於三仁逸民師摯八士既皆稱贊而品列之於接輿沮溺丈人又每有惓惓（音權）接引之意皆衰世之志也其所感者深矣在陳之歎蓋亦如


此三仁則無間(去聲)然矣其餘數君子者亦皆一世之高士若使得聞聖人之道以裁其所過而勉其所不及則其所立豈止於此而已哉

論語集註纂箋卷九

論語集註纂箋卷十

元　詹道傳　撰

子張第十九

此篇皆記弟子之言而子夏為多子貢次之蓋孔門自顏子以下穎悟莫若子貢自曾子以下篤實無若子夏故特記之詳焉凡二十五章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其可已矣

致命謂委致其命猶言授命也四者立身之大節一有不至則餘無足觀故言士能如此則庶乎其可矣

○子張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為有焉能為亡焉於虔反亡讀作無下同

有所得而守之太狹則德孤二字本易坤文言敬義立而德不孤有所聞而信之不篤則道廢焉能為有亡猶言不足為輕重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子夏云何對曰子

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賢與之與平聲

子夏之言迫狹子張譏之是也但其所言亦有過高之弊盖大賢雖無所不容然大故亦所當絕不賢固不可以拒人然損友亦所當遠去聲學者不可不察

○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為也泥去聲

小道如農圃醫卜之屬金氏曰農如許行為神農之言漢書藝文志農家者流諸書圃如種樹之書畜牧之方醫如方脉諸書卜則龜書周禮三兆今亡史記龜策傳略存一二泥不通也○楊氏曰百家衆技猶耳目鼻口皆有所明而不能相通莊子天下篇曰天下大亂賢聖不明道法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猶百家衆技也皆有所長時有所用雖然不該不徧一曲之士也非無可觀也致遠則泥矣故君子不為也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矣亡讀作無好去聲

亡無也謂已之所未有○尹氏曰好學者日新而不失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四者皆學問思辨之事耳未及乎力行而為仁也然從事於此則心不外馳而所存自熟故曰仁在其中矣○程子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何以言仁在其中矣學者要思得之了此便是徹上徹下之道又曰學不博則不能守約志不篤則不能力行切問近

思在己者則仁在其中矣又曰近思者以類而推蘇氏曰博學而志不篤則大而無成泛問逺思則勞而無功

○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

肆謂官府造作之處致極也工不居肆則遷於異物而業不精君子不學則奪於外誘而志不篤尹氏曰學所以致其道也百工居肆必務成其事君子之於學可不知所務哉愚按二說相須其義始備

○子夏曰小人之過也必文文去聲

文飾之也小人憚於改過而不憚於自欺故必文以重其過

○子夏曰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

儼然者貌之莊溫者色之和厲者辭之確○程子曰他人儼然則不溫溫則不厲惟孔子全之謝氏曰此非有意於變蓋並行而不相悖也如良玉溫潤而栗

然記聘義昔者君子比德於玉焉温潤而澤仁也縝密以栗知也

○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為厲己也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為謗己也

信謂誠意惻怛而人信之也厲猶病也事上使下皆必誠意交孚而後可以有為

○子夏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

大德小德猶言大節小節閑闌也所以止物之出入言人能先立乎其大者則小節雖或未盡合理亦無

害也○吳氏曰此章之言不能無弊學者詳之

○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洒掃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洒色賣反掃素報反

子游譏子夏弟子於威儀容節之間則可矣然此小學之末耳推其本如大學正心誠意之事則無有

子夏聞之曰噫言游過矣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君子之道焉可誣也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別彼列反焉於虔反

倦如誨人不倦之倦區猶類也言君子之道非以其末為先而傳之非以其本為後而倦教但學者所至自有淺深如草木之有大小其類固有别矣若不量其淺深不問其生熟而槩以高且遠者强上聲而語音御之則是誣之而已君子之道豈可如此若夫音扶始終本末一以貫之則惟聖人為然豈可責之門人小子乎○程子曰君子教人有序先傳以小者近者而後教以大者遠者非是先傳以近小而後不教以遠大

也又曰洒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理無大小故也故君子只在謹獨（集註引程子慎獨凡三章仲弓問仁章云惟慎獨便是守之之法子在川上章云其要只在慎獨及此章為三）又曰聖人之道更無精粗從洒掃應對與精義入神（易下繫云精義入神以致用也）貫通只一理雖洒掃應對只看所以然如何又曰凡物有本末不可分本末為兩段事洒掃應對是其然必有所以然又曰自洒掃應對上便可到聖人事愚按程子第一條説此章文意最為詳盡其後四條皆以明精粗本末其

分扶問反雖殊而理則一學者當循序而漸進不可厭末而求本蓋與第一條之意實相表裏非謂末即是本但學其末而本便在此也

○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

優有餘力也仕與學理同而事異故當其事者必先有以盡其事而後可及其餘然仕而學則所以資其仕者益深學而仕則所以驗其學者益廣

○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

致極其哀不尚文飾也楊氏曰喪與其易也寧戚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之意愚按而止二字亦微有過於高遠而簡略細微之獘學者詳之

○子游曰吾友張也為難能也然而未仁

子張行去聲過高而少誠實惻怛之意

○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

堂堂容貌之盛言其務外自高不可輔而為仁亦不能有以輔人之仁也○范氏曰子張外有餘而內不

足故門人皆不與其為仁子曰剛毅木訥近仁寧外不足而内有餘庶可以為仁矣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致盡其極也盖人之真情所不能自已者○尹氏曰親喪固所自盡也孟子語於此不用其誠惡乎用其誠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

孟莊子魯大夫名速其父獻子名蔑獻子有賢德而

莊子能用其臣守其政故其他孝行去聲雖有可稱而皆不若此事之為難

○孟氏使陽膚為士師問於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陽膚曾子弟子民散謂情義乖離不相維繫謝氏曰民之散也以使之無道教之無素故其犯法也非迫於不得已則陷於不知也故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

流天下之惡皆歸焉惡居之惡去聲

下流地形卑下之處衆流之所歸喻人身有汙賤之實亦惡名之所聚也子貢言此欲人常自警省悉井反不可一置其身於不善之地非謂紂本無罪而虛被惡名也

○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更平聲

○衛公孫朝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朝音潮焉於虔反

公孫朝衛大夫

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識音志下焉字於虔反

文武之道謂文王武王之謨訓功烈與凡周之禮樂文章皆是也在人言人有能記之者識記也

○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曰子貢賢於仲尼語去聲朝音潮

武叔魯大夫名州仇

子服景伯以告子貢子貢曰譬之宫牆賜之牆也及肩窺見室家之好

牆卑室淺

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

七尺曰仞不入其門則不見其中之所有言牆高而宫廣也

得其門者或寡矣夫子之云不亦宜乎

此夫子指武叔

○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無以為也仲尼不可毀也他人之賢者丘陵也猶可踰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量去聲）

無以為猶言無用為此土高曰丘大阜曰陵日月喻其至高自絕謂以謗毀自絕於孔子多與祇同適也不知量謂不自知其分（扶問反）量也

○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為恭也仲尼豈賢於子乎

為恭謂為恭敬推吐雷反遜其師也

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為知一言以為不知言不可不慎也知去聲

責子禽不謹言

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

階梯也大可為也化不可為也故曰不可階而升也

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道去聲

立之謂植其生也道引也謂教之也行從也綏安也來歸附也動謂鼓舞之也和所謂於音烏變時雍言其感應之妙神速如此榮謂莫不尊親哀則如喪如字考妣程子曰此聖人之神化上下與天地同流者也○謝氏曰觀子貢稱聖人語乃知晚年進德蓋極於高遠也夫子之得邦家者其鼓舞羣動捷於桴鼓影響記明堂位土鼓蕢桴音浮左傳成公二年右援枹而鼓枹鼓槌音浮本作桴漢書枹鼓之枹音桴風無反則此桴字不音孚若音孚者乃乘桴浮海之桴栰也人雖見其變化而莫窺其

所以變化也盖不離去聲於聖而有不可知者存焉此殆難以思勉及也

堯曰第二十

凡三章

堯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禄永終

此堯命舜而禪時戰反以帝位之辭咨嗟歎聲歷數帝王相繼之次第猶歳時節氣之先後也允信也中者

無過不及之名四海之人困窮則君禄亦永絶矣戒之也

舜亦以命禹

舜後遜位於禹亦以此辭命之今見於虞書大禹謨此此加詳

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

此引商書湯誥之辭蓋湯既放桀而告諸侯也與書文大同小異曰上當有湯字履蓋湯名疏世本云湯名天乙孔安國云至為王改名履用玄牡夏尚黑見記檀弓上未變其禮也簡閱也言桀有罪已不敢赦而天下賢人皆上帝之臣已不敢蔽簡在帝心惟帝所命此述其初請命而伐桀之詞也又言君有罪非民所致民有罪實君所為見其厚於責已薄於責人之意此其告諸侯之辭也

周有大賚善人是富賚來代反

此以下述武王事賚予（通作與）也武王克商大賚于四海見周書武成篇此言其所富者皆善人也詩序曰賚所以錫予善人（詩周頌賚大封於廟也賚予也言所以錫予善人也）盖本於此

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

此周書泰誓之辭孔氏曰（孔氏名安國西漢曲阜人）周至也言紂至親雖多不如周家之多仁人

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四方之政行焉

權稱去聲錘直垂反也量去聲斗斛也古註引漢律歷志云權者銖兩斤鈞石也所以稱物平施知輕重也本起黃鍾之重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兩之為兩二十四銖為兩十六兩為斤三十斤為鈞四鈞為石五權謹矣量者龠合升斗斛也所以量多少也本起於黃鍾之龠用度數審其容以子穀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實其龠合龠為合十合為升十升為斗十斗為斛五量嘉矣又云度者分寸尺丈引也所以度長短也本起黃鍾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一黍之廣為一分十分為寸十寸為尺十尺為丈十丈為引而五度審矣而此不言度者從可知也法度禮樂制度皆是也

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

興滅繼絕謂封黄帝堯舜夏商之後舉逸民謂釋箕子之囚復商容之位三者皆人心之所欲也樂記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車而封黄帝之後於薊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於杞投殷之後於宋封王子比干之墓釋箕子之囚使之行商容而復其位

所重民食喪祭

武成曰重民五教惟食喪祭

寬則得衆信則民任焉敏則有功公則說說音悅

此於武王之事無所見恐或泛言帝王之道也○楊

氏曰論語之書皆聖人微言而其徒傳守之以明斯道者也故於終篇具載堯舜咨命之言湯武誓師之意與夫音扶施諸政事者以明聖學之所傳者一於是而已所以著明二十篇之大旨也孟子於終篇亦歷叙堯舜湯文孔子相承之次皆此意也

○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惡斯可以從政矣子張曰何謂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費芳味反

子張曰何謂惠而不費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貪君子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驕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焉於虔反子張曰何謂四惡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慢令致期謂之賊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出去聲○按韻書屏字上聲者註云蔽也去聲者註云除也屏四惡之屏當去聲讀而舊音丙可疑

虐謂殘酷不仁暴謂卒倉没反遽無漸致期刻期也賊者切金氏曰當作竊害之意緩於前而急於後以誤其民而必刑之是賊害之也猶之猶言均之也均之以物與人而於其出納之際乃或吝而不果則是有司之事而非為政之體言掌財之官收支俟命不敢自專者此有司之職非人君為政之體也所與雖多人亦不懐其惠矣項羽使人有功當封刻印刓吾官反忍弗能予通作與卒以取敗亦其驗也見通鑑漢高祖元年韓信云云○尹氏曰告問政者多矣未有如此之備

者也故記之以繼帝王之治去聲則夫子之為政可知

也

○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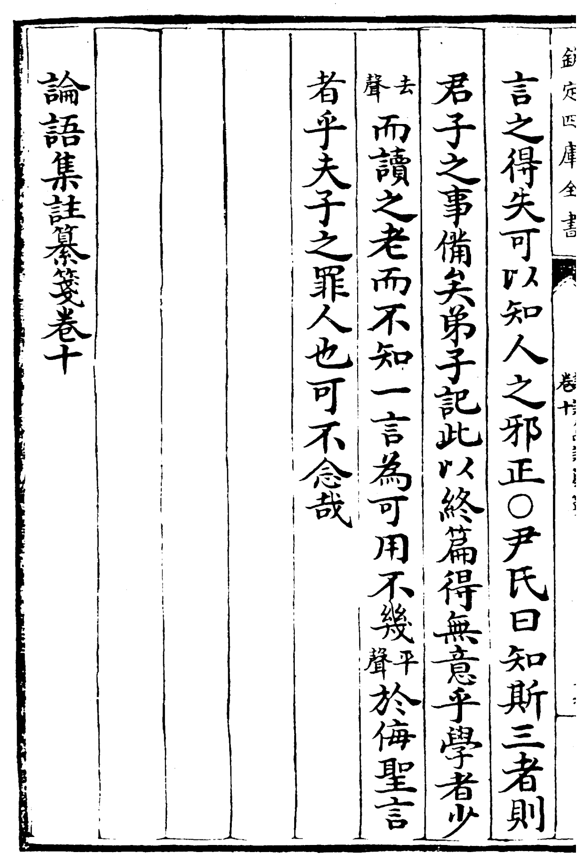
程子曰知命者知有命而信之也人不知命則見害

必避見利必趨何以為君子

不知禮無以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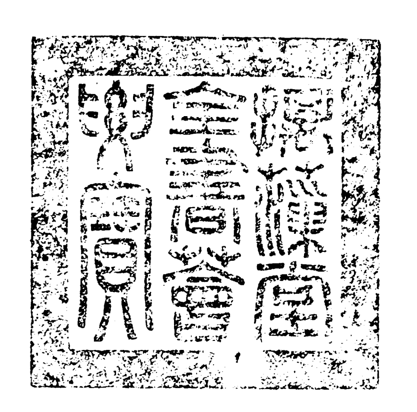
不知禮則耳目無所加手足無所措

不知言無以知人也



言之得失可以知人之邪正○尹氏曰知斯三者則君子之事備矣弟子記此以終篇得無意乎學者少去聲而讀之老而不知一言為可用不幾平聲於侮聖言者乎夫子之罪人也可不念哉

論語集註纂箋卷十



覆校官助教臣全學詩

校對官編修臣許兆椿

謄録監生臣徐繩玉